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七至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二十八 史部

梁書卷七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一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竝先殂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録正備闕云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即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内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内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因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

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后謚曰獻父穆之字思
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輿坐華誅徙輿古未至名還
及過江為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
嘉中為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
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
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為東縣固乞遠郡久
之得為寧遠將軍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
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

為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為鎮西參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有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動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纘為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

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内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為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建武五年高祖為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

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
詔贈后為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為皇后有司議謚吏
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
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俔天作合
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
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
皇后詔從之陵曰脩陵后父爗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爗
尚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爗子泛中

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䂵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為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為藏東漢壽陵流水而

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
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為哀
策文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
以公子起家員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為
義興太守還為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
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
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
霸府建引為大司馬諮議參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

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為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歷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為侯食邑千户襲爵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為東陽太守尋徙吴郡八年入為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一年還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時高祖於

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畧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在郡卧疾不視事徵還復為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襲爵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為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為貴嬪位在三夫人

上居于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

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竝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閫施敬宜同吏禮詣神虎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閫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為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

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
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
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
髙朝列况母儀春宫義絶常筭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
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
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宫
内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
為親戚私謁及髙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絶滋腴

長進蔬膳受戒曰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
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凈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
事普通七年十月庚辰薨殯于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
詔吏部郎張纘為哀策文曰蔌塗既啓桂罇虛凝龍帷
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閟悼曾城之不踐罷
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蘩化行南國爰命
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
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

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
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出言顧史宜其家
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
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蹈天高照臨玄紞莫脩褘
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焰晰逮下
靡傷思賢罔斁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
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
明章閫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穸展衣委華朱幘寢迹慕

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蓧引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凄凄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闈於窒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懌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有司奏謚曰穆太宗即位追崇曰穆太后太后父仲遷天監初官

至兗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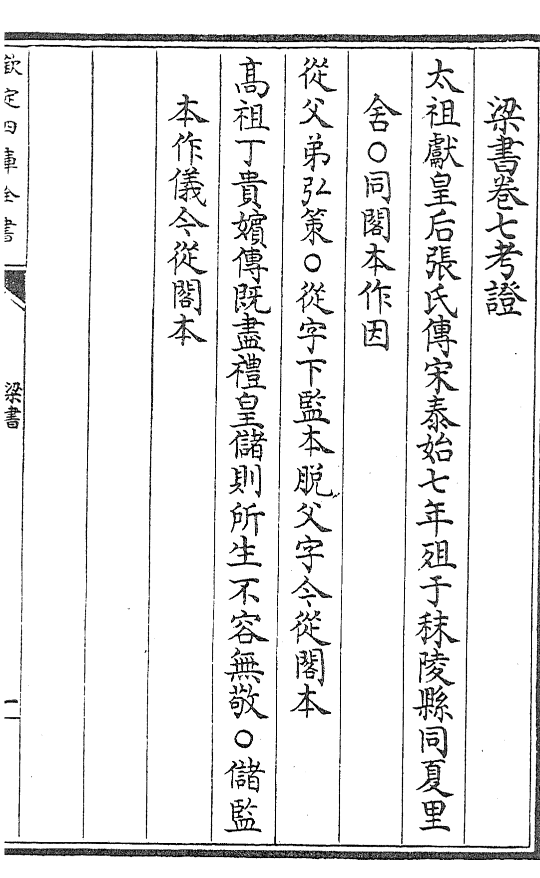
高祖阮脩容諱令嬴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為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為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内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即位有司奏追崇為文宣太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母陳氏武康

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梁書卷七



梁書卷七考證

太祖獻皇后張氏傳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同夏里舍○同閣本作因

從父弟弘策○從字下監本脱父字今從閣本

高祖丁貴嬪傳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儲監本作儀今從閣本

梁書卷七考證

梁書卷八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

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内拜東宫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宫太子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宫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逺遊冠金蟬翠緌纓

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
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
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
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内別立慧義殿專為法
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絶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
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
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絶傍
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

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竝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

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説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
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鐃之舉樂棄張鐃之稱悲一鐃之
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
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
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為大稱悲
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
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
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内樂自

他書自已劉僕射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觧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觧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吉曰毁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彊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

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為汝如此胷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寛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

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𤣥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大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

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為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

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懐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刼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歳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

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行聖
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
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
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
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
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
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嗚咽四月
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

晃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冊文曰蚕輅俄軒龍驂踽步羽翿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

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
掩精陰羲弛極纒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饘不
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畢實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
視膳恂恂金華玉璪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
奉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閭市誠存隱惻容無
愠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
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
辯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沉吟典禮優

遊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畧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勝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闚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汎醳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

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頹朽壞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躃踊增慟慕結親遊悲動衆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轔青門而徐轉指

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謚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媿嗚呼哀哉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

方祇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户尋為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

太宗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寳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顔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絶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寛和兼神用端嶷在于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竝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

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

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

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

隨世祖在荆鎮太清初為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

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為侍中中衛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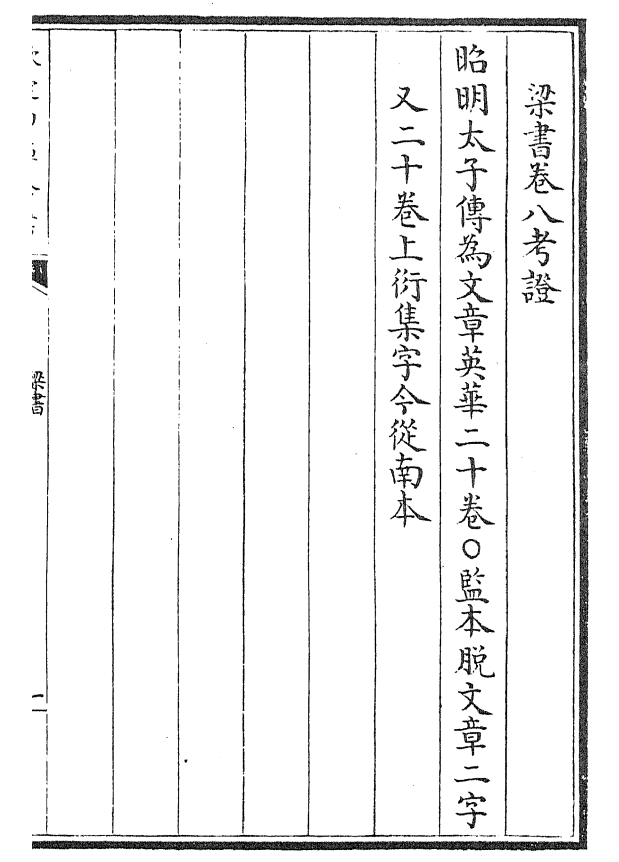
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

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

世祖同為魏人所害太子聰穎有世祖風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諡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為之其利亦已溥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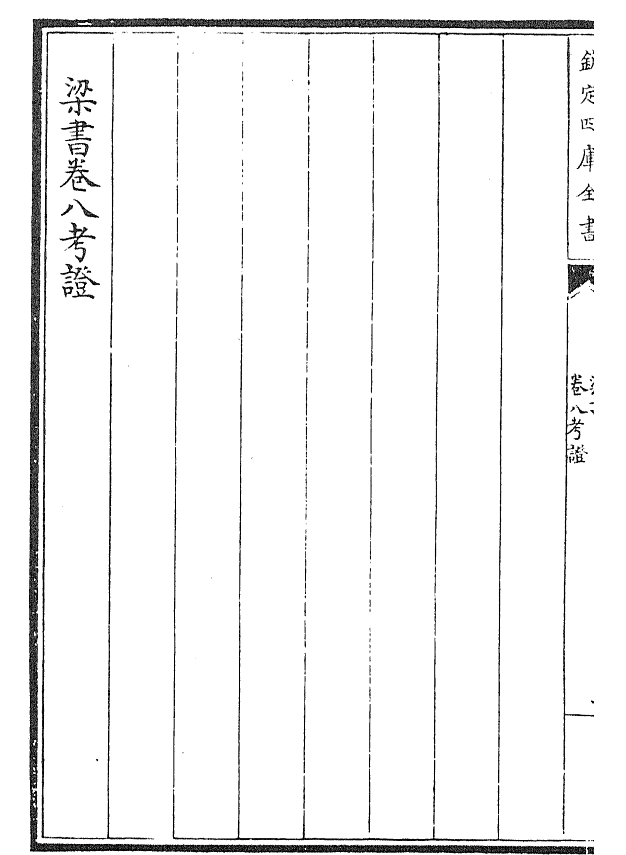
梁書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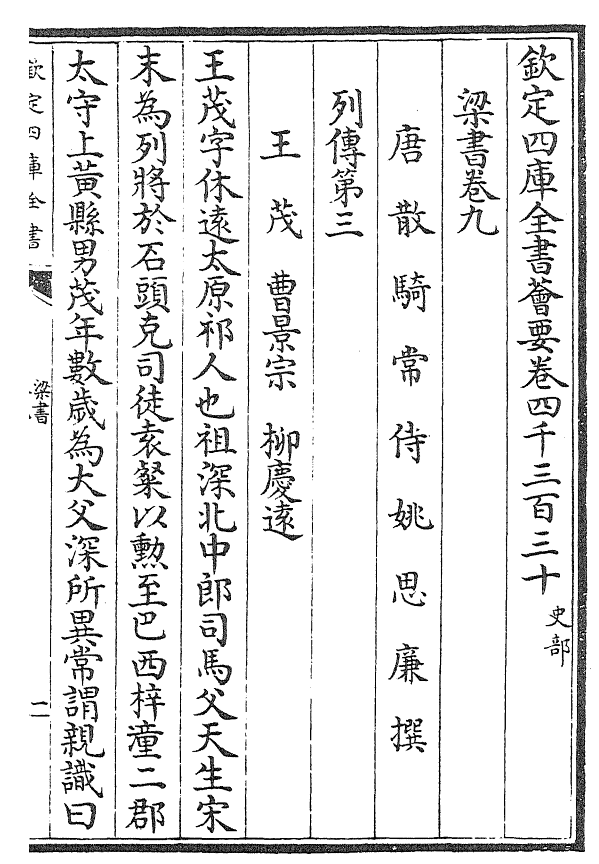
梁書卷八考證

昭明太子傳爲文章英華二十卷○監本脫文章二字

又二十卷上衍集字今從南本



梁書卷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三十　史部

梁書卷九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黄縣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

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駿畧究其大旨性沉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為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為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為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

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
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
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與張弘策
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為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
部每遣茂為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
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既平從高祖東
下復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
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

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筭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户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於魏時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

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
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
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
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
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
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
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寛厚居官
雖無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

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
衆所瞻望明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
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
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
詔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
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
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闊
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心宜

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劒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茂以元勲髙祖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為有司奏徙越州後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討之景䰟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為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絃輒斃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

師爲奉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爲雍州復以爲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

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為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
獲以勲除遊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
圏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
及尅馬圏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
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
五年高祖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
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為冠軍將
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沖勸先

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為萬全計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譟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皁莢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

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

而部曲殘横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為護軍既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

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淪溺復還守先頃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令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畧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

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

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浴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為二千户進爵為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

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内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

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㢲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為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杞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為長水校尉出為平北録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惲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别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

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覇其吾君乎因盡
誠協賛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中興元年西
臺選為黄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舎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
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
昌二郡太守城内甞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宫中
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
覇府建以為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

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户母憂去職以
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
四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
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為護軍將軍領太子庶
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
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為援於是假節守淮
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

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栁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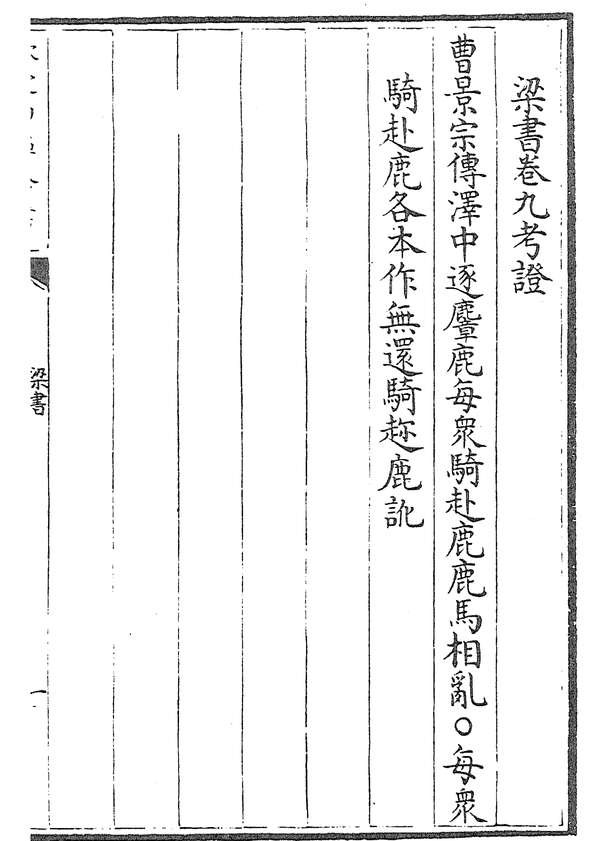
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予津嗣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為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勳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

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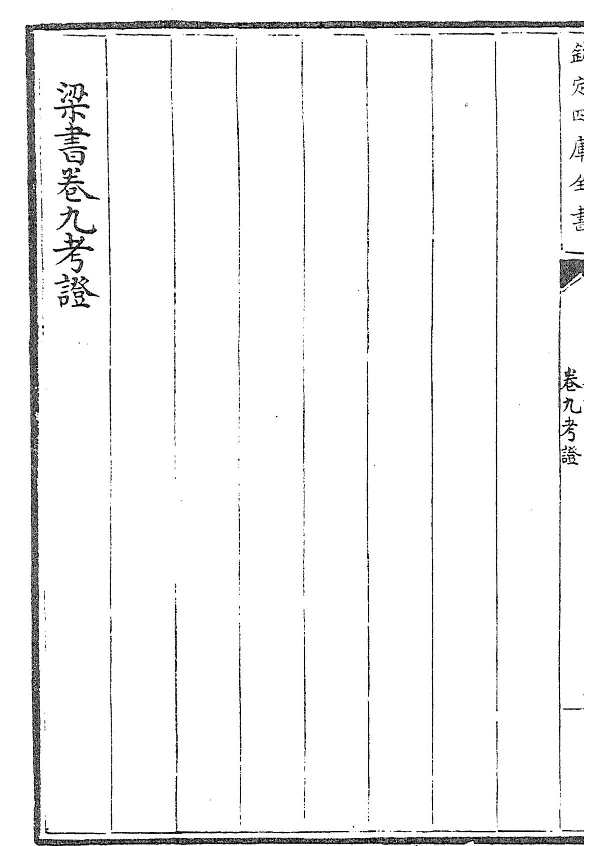
際邁於前代矣

梁書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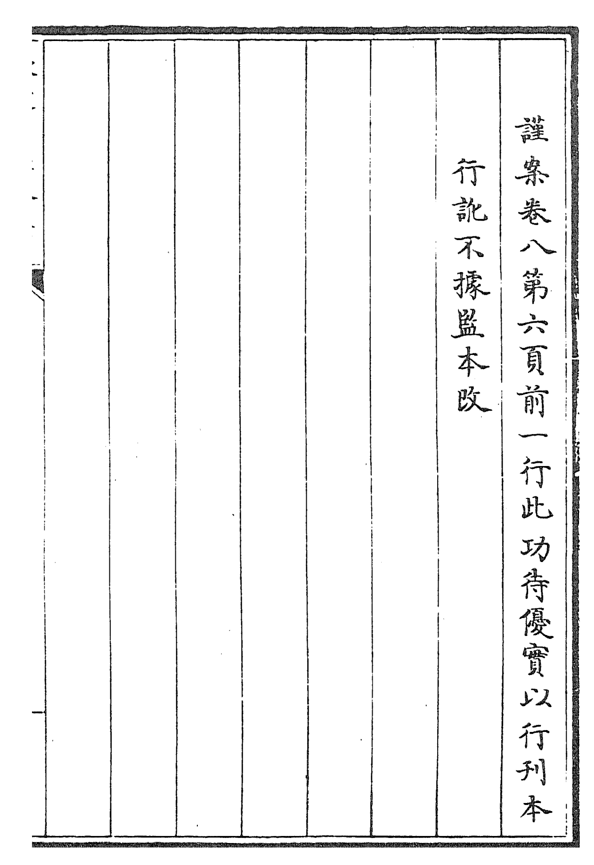


梁書卷九考證

曹景宗傳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每衆騎赴鹿各本作無還騎趂鹿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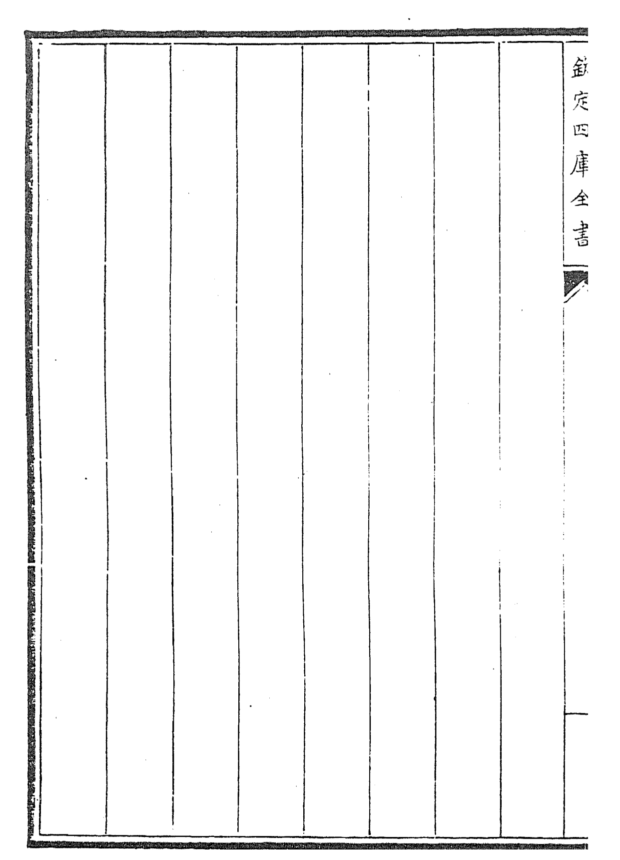


梁書卷九考證



謹案卷八第六頁前一行此功待優實以行刊本

行訛不據監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三十一 史部

梁書卷十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

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為西中郎外兵

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道過荆州密敕頴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為備矣仍遣頴胄親人王天虎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頴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

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頴達曰善及天明頴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徑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和帝即位以頴胄爲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頴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

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韻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江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昬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韻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韻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

及璝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頴胄丞相義師初頴達弟頴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為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頴達聞之假頴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内史頴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頴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頴孚縁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絶糧後因食過飽而

卒建康城平高祖以頴達為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頴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頴孚右衛將軍加頴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頴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為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

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
不為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
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
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
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
啟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
仍啟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
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即主臣謹案征

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顔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届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飱之資不侯潛有之數遂復申兹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兹準繩斯在陛下弘借勳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顔達所居官以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為侍中衛尉卿出為信威將軍豫章内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將軍如故頃之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旣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衞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衞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康子敏嗣頵冑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毁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

刺史殷琰名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詳見勔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内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

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勔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勔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勔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勔為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為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為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别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畧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

微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為魏所
圍仍以詳為建安戍主帶邉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
成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
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鋭卒
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末徵為游擊將軍出
為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為荆州遷西中
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遥光稱兵
京邑南康王長史蕭頴胄並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

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羣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

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寳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懐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徳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懐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圍寛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尅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

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此則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頃之頴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

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歴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徴為侍中右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為素服舉哀贈右光禄先是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

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婿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朞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為雍州召補主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為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為荊州薦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畧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

馬中興元年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為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戸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壍道恭輒

於壍內列艨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壍水道恭載土㹠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䚾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䚾曰禀命出疆憑此而已

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
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
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
八月城内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
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
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邉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
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隕喪遺
畧所固得移氣朔自非狥國忘己忠果並至何能身没

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崇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八年䰟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

襄陽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為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横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屍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

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氐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永明中為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搆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

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
南康王為荊州復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頴
胄協同義舉以公則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
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
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
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持
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
曾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

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頴達宗室之貴亦隷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

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尅獲更多及平城内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賔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戸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歛

頃之戸口克復為政雖無威嚴然保己廉慎為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責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

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烈公則為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縹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為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絶刺史蕭遥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鋭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

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為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尅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

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即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黄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

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戸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
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
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
守朱士畧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
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
乏絶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撿巴西一部籍
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諌曰使君
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

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

敗而反遂不能剋元起捨郢逕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耕農内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郢乃降斬奉伯晩盛高祖論平蜀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戸并前二千戸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録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遥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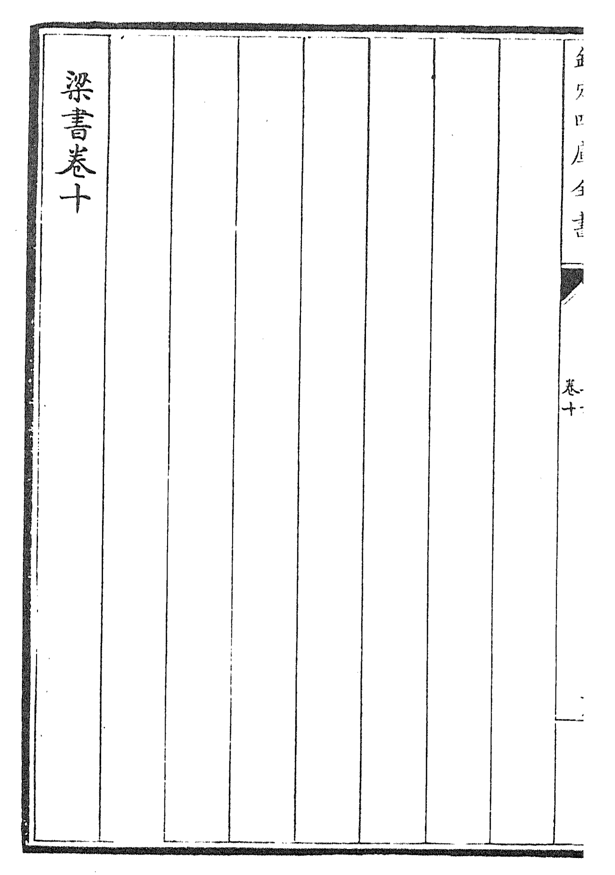
客蔣光濟茲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茲勸為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内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絶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脱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

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胄孔陵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救黙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畧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

戸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𢛓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華在城内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

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荆州方未有釁蕭穎胄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啟人惎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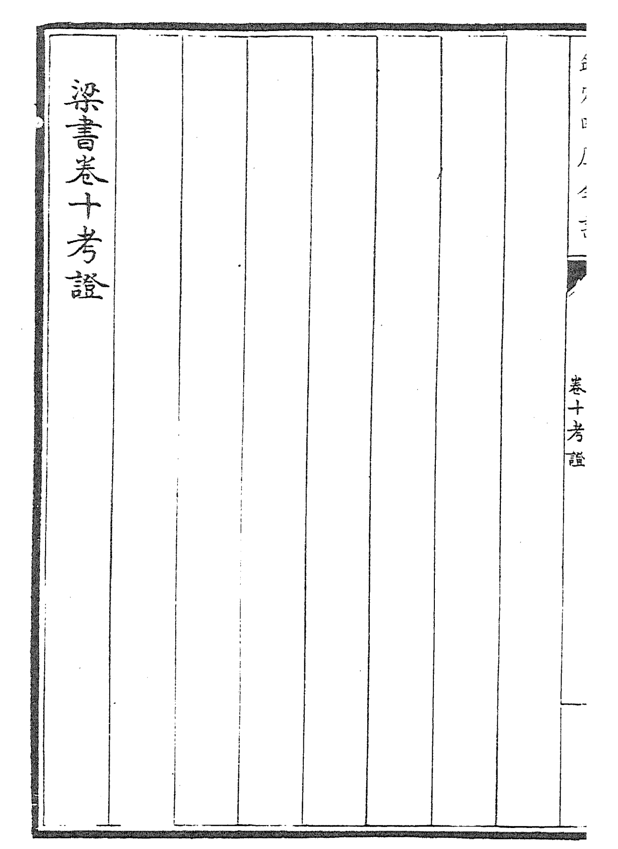


梁書卷十

梁書卷十考證

蕭頴達傳高祖進江州○江一本作漂

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石○漾一本作議


梁書卷十考證